

正史彙鑑

開言路 養士氣 獎名節 勵廉耻
愛民生 勤政事 節財用 簡行幸

附賑濟 輕徭賦

共四

U 8
3106
3



8
十
3106
3

正史彙鑑卷之五目錄

開言路

養士氣

獎名節

勵廉恥

正史彙鑑



正史彙鑑卷之五

開言路

法条

○虞舜立誹謗木設旌陳鼓廣直言之路訪不逮於
總章

○夏禹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
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
擊磬有訟獄者搖鞀

已上見
綱鑑

○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在朝者無謂我
老耄而舍我必交戒訓導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守有

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執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見左傳

○魏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

○漢文帝時穎陰侯騎賈山上書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萬仞之所壓無不糜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仞也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惡聞其過者乎秦皇帝馳騁弋獵居滅絕之中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之告也其莫敢告者何也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也今陛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切悼之上嘉納之

○景帝時郅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氣卒來入廁帝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寧少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氣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

○武帝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主爵都尉汲黯對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變色而罷朝公卿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宣帝以夏侯勝為諫大夫勝嘗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

○成帝問張禹以吏民言天變因王氏專政所致禹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勿信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雲呼曰臣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之上意乃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以鞞之以旌直臣

○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飢侍中辛毗求見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帝乃徙其半

○元魏世祖時古弼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言其事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碁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掣下床搏其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帝失色捨碁曰朕之過也樹何罪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

○元魏孝文帝畋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帝謂左右曰弼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蓋尚書令古弼頭銳故帝常以弼目之遂得弼表請待秋稼收後運之帝曰果如吾言弼公可謂社稷之臣也

○唐高祖以蘓世長為諫議大夫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為耶上曰卿豈不知此殿朕所為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為故也

○太宗時魏徵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是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

○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上曰魏徵每諫不從我何也對曰昔舜戒羣臣甬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

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大
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為此
耳

○太宗嘗謂公卿曰人欲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知
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
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
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誡

○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咨器諫者十餘
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咨器不已將以
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上曰然朕有過卿亦

當諫其漸

○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
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公驩兜不能蔽也秦二
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
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故
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
上曰善

○玄宗時韓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
上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

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非為身也

○憲宗時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竭誠無隱居易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憲宗時鑿原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為翰林學士

○憲宗時李絳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任若臣畏避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

○周太祖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理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皆宜直書

勿取辭藻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宗時樞密直學士寇準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決事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早醒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問於是以前準為大可任以為樞密副使

○仁宗時以蔡襄歐陽脩王素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神宗時慧出太微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召星變帝嘉歎諭曰王珪欲使卿奈具今以一指蔽目雖秦華在前不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

○考宗時陳亮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驛之所考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成祖諭六科給事中曰朕裁決庶務或有失當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

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若使
盡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
爾等勉之

○成祖時三殿災詔求直言侍講李時勉鄒緝等上
封事斥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請上罪之上曰敬天
故求言今罪言者是即逆天也古之明王皆獎直言
今汝請罪之欲朕為何如主慶等慙而退

○仁宗賜太學士蹇義楊榮金幼孜銀鬲書各一其
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舊臣老成凡政有闕
失悉用此印密疏以聞毋憚再三言之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条

○夏桀無道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
人故天下安而宗社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
勝人心已去天命不佑盍少悛乎桀遂囚而殺之
○商紂時比干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
明徵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不去者三日紂大
怒遂殺比干剖視其心

○周厲王行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監謗者以
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已上見綱鑑

○楚靈王狩于乾溪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

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九丘八索對曰昔穆王周
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王心臣問其詩而不知也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
曰祈招之懜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去其醉飽之心王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越子請成吳子將許之伍
員諫曰去疾莫如盡越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
乎克而不取違天而長寇後雖悔之不可食已不聽
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已上見左傳

○北齊顯祖荒暴嗜殺開府叅軍裴謂之上書極諫

主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渠
以成名於後世耳主曰小人我且不殺渠焉得名曲
御丞李集面諫比於桀紂主令縛置流中沉沒久之
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主又令沉之
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主大笑曰天下有此
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

○隋煬帝謂秘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
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
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唐德宗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諫議大夫同

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之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公輔正欲指陳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贄上奏以為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謗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高宗時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封事乞斬秦檜詔貶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兵師古鋹其書于木金人募其書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

○寧宗時婺州處士呂祖恭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書出中外大駭詔配祖恭于欽州牢城祖恭羨簡五世孫也

已上見續通鑑

謹按人主以一身之微臨億兆之上聰明無以周察於庶務智慮無以盡善於每事必也集衆思而益吾之聰明求羣言而開吾之智慮取人為善辭之所以熙百工也好問則裕湯之所以表萬邦也後世為人君者非不知讜議之可從直言之可獎而不惟採納之為難反致譴斥之相續此曷故也其病有四自聖也務勝也遂非也惡訐也自聖之

君恃其英銳過於總攬謂吾睿知本無過失指人
諍論輒譏愚妄務勝之君挾其威尊施以剛厲謂
吾有失誰敢指摘聞人有諫每加摧折遂非之君
已有過而耻人之知已有愆而厭人之規內雖覺
非外輒護短曲成義理禦以口給惡訐之君諫之
切則疑之以訕上言之直則目之以沽名不察憂
愛反嫌訐揚先設臆逆轉成猜怒凡此數者之病
雖有深淺之別其杜絕言路自蔽耳目則一也我
朝列聖察納忠諫卓越千古謹就其朝野所共
傳誦者而言之 太宗朝臺官進言曰 殿下言

動政教無可觀 上曰昌言也 世宗朝諸臺有
言不概輒皆告歸 上涕泣謝過使相臣諭意而
遷還 成宗朝嘗 駕幸城外臺諫因事苦爭及
宮門始止 上初命罷之從命陞職曰先罷以其
徑止也陞職以其苦諫也 宣祖朝金誠一曰
殿下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紂姜緒曰 殿下許
多病痛皆自驕字上來二臣之言雖敵以下受之
猶難而於誠一則為之改容於緒則為之垂獎
仁祖朝筵臣曰鄭蘊比 殿下於曩時曩時即指
昏朝也 上曰古有陛下甚於桀紂之語庸何傷

乎 孝宗朝俞撤之被鞫也天怒震疊 教以有
救者當施一律憲臣尹鐸挺身獨啓人皆以為必
死而亟從其言仍擢其官噫前後言者非直忠贇
過人而敢言乃如此實由我 列聖虛心從諫導
而來之也大抵順之則喜拂之則怒人君之常情
也其喜也在臣而為利其怒也在臣而為害彼言
者何若捨所利而取所害故為此謬譎之舉哉此
莫非血忱苦心只知愛君不暇顧身而然也在上
者苟能克恢捨己之量深察愛君之心如鑑之空
如衡之平如環之轉無物無我和顏和色苟人言

之切於得失者不但嘉獎思所亟施雖或涉於狂
妄姑且優容以導敢言則袞闕而將直諫無隱矣
官邪而將竭論靡遺矣此 列聖所以相傳納諫
之規而舜之取人湯之好問亦可以遵是道而馴
致矣豈不盛哉宋臣胡寅有言曰夫以違拂對順
從則有恭與不恭之異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
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知違拂之為恭而順
從之為大不恭知儆戒之為可樂而恣肆之為大
不樂肯我言乎盍於此而裁擇焉念我念我
養士氣

法条

○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則英俊宜可得矣

治通鑑

○宋仁宗時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条纖悉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齋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

○元世祖時因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言選博學洽聞

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

○世祖時竇默言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從之命許衡為集賢太學士國子祭酒

○仁宗初立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學校人材所自出卿等宜嚴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

已上見業續通鑑

○皇明太祖諭曰夫卓犖奇偉之才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苟非引援何以自見民間俊秀年二十五

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參用之

○太祖命功臣子弟入學諭曰人有精金者必求良治而範之有美玉者必求巧匠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而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今京師雖有太學天下學校未設宜令郡縣皆立學校作養士類

○太祖詔郡縣凡於閭里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窮鄉僻壤莫不有學又以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令御史臺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教北方

○太祖曰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復其身家而必資性醇厚學問有成年四十以上者方許充貢

○孝宗朝南京祭酒章懋上選貢疏曰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矣乞於常貢外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者分送兩監則在太學者自多精銳上從之

○世宗朝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標言道學之傳至朱熹大明近世異論者以陸九淵為簡徑朱熹為支離宜行嚴禁以正士習帝曰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

傷治化其令督學官並榜諭禁之

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茶

○宋高宗時太學生陳東上書乞留李綱罷黃潛善汪伯彥布衣歐陽澈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以言激怒帝遂斬于市

○理宗詔史嵩之起復太學生黃愷伯等武學生翁日善等京學生劉時舉等宗學生與宥等上書切諫不報太學齋即因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丞相夕入諸生朝出京尹趙與籌逐遊士諸生作捲堂文以辭先聖遂盡削遊士之籍將作監徐元杰上疏論史

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

○理宗時蕭山尉丁大全劾右丞相董槐罷相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極論大全之姦大全取旨削六人之籍編管遠州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冠帶送出園橋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諸生毋議國政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憲宗朝修撰羅綸疏斥李賢起復內批降綸為福建市舶副提舉御史楊琅奏天下之士氣與國

家之元氣相為流通士氣之壯弱而國家元氣之消
長係焉王微以進言遠斥羅綸以論事補外士氣為
之再沮甚非朝廷之福也

見明史綱目

謹按士習之美惡未嘗不關於國勢之安危譬諸
木根本堅脆而枝柯以之榮悴譬諸人血氣虛實
而肢體以之羸旺周之士貴秦之士賤所謂貴者
上有屈體下無屈道也所謂賤者失守於下求合
於上也其貴也而國以之治其賤也而國以之亂
然則周之士根堅血實者也秦之士根脆血虛者
也周秦之榮悴羸旺即此可驗矣是士也或出於

公卿大夫之間或在於閭巷草莽之中未必有真
知之學而所談則義理也未必為適用之才而所
尚則志槩也在上而操化權者振作之培養之則
昇平之時而莫不刮磨淬勵以需於時緩急之際
而殺身成仁以報其國上之所以待之者如其反
是則下之自處者亦可知已我朝 列聖矚其然
也作成是勤 太宗命泮儒進講於廣延樓下又
頒印書以興人才 世宗聞齋生禁禱於成均館
側至稱病愈為嘉士氣 成宗至闡關異端之化
而文會增榮 明宗特允誅妖僧之請而儒疏蒙

獎 宣祖朝法司請治館儒之事闕壁書者 教
曰儒生不可刑也即命放釋 孝宗朝大君怒訐
疏儒之答治前導者 教曰此輩吾亦畏之汝當
謹避 列朝之扶植士類如是篤摯故名流輩出
風節是尚或樹立於危時或激揚於頽俗彌數百
載 國家之治繫其力是賴今之所以勵世作人
之道固不可諉之於世道之日下而任其頽靡亦
不可謂之以人物之眇然而忽其培植凡在衿紳
之列者一事一行稍出流俗之外則略其細節務
加崇獎敲發其已消之氣如涸泉之引活水導養

其方長之氣如積陰之護微陽菁莪棧樸之化磨
以歲月則鄉黨有好善之風朝廷有砥行之美於
是乎可以致多士之思皇而壯國家之元氣矣噫
三代所以化行俗美人人而德行文學家家而禮
樂絃誦者以其設為庠序申之以孝悌之義導之
以仁義之方激勸而成就之也今日養士之術亦
惟在於學校內而賢關外而黨塾興三物而惇五
典則何難乎一代士氣之丕振而丕變乎念我念
我

獎名節

法条

○周武王既克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表商容之間命閔天封比干之墓

見綱鑑

○齊景公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齊侯謂夷儀人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隧之與之屏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鞏之戰逢丑父為齊頃公右與公易位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得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卻獻子曰人不難

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已上見左傳

○漢高祖集彭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藥布使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欲烹之布曰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拜為中尉

○光武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黨伏而不謁願守素志博士范升奏曰黨等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不以禮屈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周黨不受朕祿亦

各有志其賜帛四十疋罷之

○光武時公孫述徵廣漢李業不起賜以毒酒死又聘巴郡譙玄玄子瑛以家錢千萬贖其死捷為費貽恭身為癩陽狂以避之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以辭帝既平蜀譙玄已卒祠以中牢表李業之間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

○晉武帝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哉僉息著募沒入奚官者宜免為庶人

○元魏世祖時崔浩以國史監修時暴揚國惡被叔高允亦同修國史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之太子曰允迷亂失次耳臣獨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曰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欲丐其生耳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臨事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

○隋文帝聞陳散騎袁元友數直諫陳叔寶擢拜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悔不殺任蠻奴受人重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殉國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

○唐太宗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甄濟隱居青巖山安祿山奏為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祿山反使使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使者以實病白祿山後濟上謁於廣平王俶軍門肅宗令受賊官者列拜以愧其心

○南唐主璟時濠州團練使郭廷謂將降周命錄事叅軍李延鄒草降表廷謂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廷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

斬之舉濠州降唐主賞廷鄒之子以為官

○周兵圍南唐將劉仁贍於壽春其子崇諫夜泛舟渡淮為小校所執仁贍斬之及城陷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昇仁贍出城周世宗復令入城養疾以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朕之伐叛得爾為多是日卒賜爵彭城郡王以清淮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已上見資治通鑑

○陳橋眾立宋太祖侍尉副都指揮使韓通謀帥眾禦之為軍校王彥昇所害太祖贈中書令以旌其忠欲加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乞賞之

○太祖伐北漢澤州獲北漢平章事衛融融曰大各
吠其非主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為陛下用太祖怒
以鐵槌擊其背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
嘉其忠以為太府卿

○高宗時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
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劉韜李若水在
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帝從之

○元順帝時陳友諒攻安慶府守將右丞余闕徒步
提戈身被十餘鎗城陷闕引刀自刎皇明太祖皇帝
嘉其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初元臣蔡子英走入關中捕得械至京
上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曰臣之事君猶女之
適人終身不改今陛下褒死節獎忠義不宜以無禮
義廉耻之俘虜而廁於維新之朝也上覽奏而益重
之勅有司送之出塞見明史綱目

戒条

○元世祖時文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
地世祖召天祥入諭之天祥願賜一死乃詔有司殺
于燕京柴市翰林學士王磐以詩哭之曰大元不殺
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却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

淚寫新詩

見續通鑑

○皇明武宗時寧王宸濠謀反大言曰太后有詔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江西巡撫使孫燧張目厲聲曰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命縛燧許達大呼曰孫御史朝廷大臣敢擅殺耶宸濠並曳出殺之燧等既死為姦倖所沮終武宗之世久未寢贈

○毅宗以太學士錢士升為要譽切責之士升遂乞罷御史詹爾選上言士升以輔臣罷去差強人意皇上反以為要譽人主不以名節敲天下使其臣尸祿保寵習為寡廉鮮耻之人豈國家所利哉上台責之

已上見明史綱目

謹按夫所謂名節之士以時君之常情而見之則若可厭而非可嘉也蓋其平居無事之時於已則自持其聲望於君則動拂其首意聽其言則似迂濶視其跡則似詭激及夫亂世有事之日殉國難而靡悔守已志而莫奪其扶顛則砥柱於洪流其立謹則勁草於疾風噫欲其資藉於板蕩之際則正宜儲養於豫安之時而從古君上徒知目前之為可厭而莫念日後之為可嘉小而踈棄大而竄斥齟齬流離俾不安於朝廷之上遂使一種重爵

祿輕名義之徒偏被尊寵布列清要壞了風俗馴
致禍亂於是乎前日踈斥之人雖欲挺身擔荷以
著其忠義而無所及矣可不哀哉我朝立國根基
專在於崇獎名節竹橋忠臣金烏處士雖昧天命
之攸歸實為人臣之可法則加以旌贈露湖六賢
南漢五臣盡臣分而靡悔明大義而有辭則饗以
俎豆其他關係名節不容泯沒者前後表章靡所
不極風聲所及砥礪相尚故雖經戊午甲子之斬
伐而名流莫盛於己卯雖經己卯之震剝而士氣
不摧於乙巳以至癸亥之撥難辛丑之扶社俱莫

非名節扶植之效也顧今昇平已久俗習漸下軟
熟方便已成時規風采氣節擔閣一邊平時牽掣
雖無目前之瘡疣而如值緩急之會則望其得力
能如 列聖朝善類之所為也難矣宋臣歐陽修
曰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諭之故常務尊名
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聳勵其媮薄苟欲自上而聳
勵則名節之士不患無其人如其不志於苟得不
幸於苟隨者崇獎之如其不屈於可畏不撓於可
欲者尊尚之以一而勸百自近而激遠則巽懦者
日退正直者日進世道之丕變朝著之清明特其

一轉移間事耳念我念我

勵廉耻

法条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可以托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勵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上深納其言

○文帝時張武等受賂金錢事覺加賞賜以愧其心
○宣帝時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財詔曰翁歸廉

平嚮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元魏高祖詔班祿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中書監高閭以為飢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詔從閭議始班祿而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以外戚為治貪暴班祿之後首以贓敗魏主命鎖赴平城親臨數之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賅賂殆絕

○唐太宗時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

覺上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太宗時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寢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上善之

○穆宗時韓弘薨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債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千萬不納上大喜示左右曰果然吾不謬知人以牛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時李漢超為閩南兵馬都監關南民有訟其強取已女為妾及貸民不償者密使諭漢超曰巫還其女並所貸朕姑贖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以不告於朕耶漢超感泣益修政理

○元世祖時廉希憲嘗病篤或言須砂糖作飲希憲弟求諸阿合馬得二斤以遺希憲希憲推著在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世祖聞之特賜三斤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深知元末賂權要致官爵之弊詔勿貸

贓吏又諭羣臣曰若守廉而奉法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

○太祖嚴凡有貪酷守令解赴京師剥皮問罪以為將來之誡於各府州縣之左特立剥皮場欲使常日警心

○太祖廣徵天下賢才皆授以守令曰洪範云既富方穀必養其廉恥然後可以責其成功各加厚賜而遣之

○太祖時人有暮夜以金遺刑科給事中張思恭者

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朝思恭言于朝上嘉其有守擢為刑部左侍郎仍以其金賜思恭

○宣宗謂侍臣曰昔孔奮為姑臧長廉潔自守眾皆笑其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擢奮以旌之今天下未嘗無廉潔士卿宜為朕甄別以聞朕當旌之

○英宗時山東布政使王質在官惟蔬食而已人呼為王青菜上聞之擢為戶部郎中

○憲宗時陝西巡撫秦紘坐秦王府旗校逮詔獄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上立釋紘且賜鈔萬

貫旌其廉

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茶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虞叔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虞公出奔

見左傳

○唐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閩主曦以全廷英為泉州刺史廷英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事覺按之廷英獻買宴錢曦明日召見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

遣歸泉州未幾以廷英為相

已上見資治通鑑

謹按君上所患在於四境之不治臣下所患在於四維之不張其患雖若各殊其理本自相須何者君不能獨治必資於下誠使承事者懷廉方之操以贊清明之化輔佐者持羞惡之節以興砥礪之俗則四維之張於斯為盛而四境之治自在其中苟其不廉之徒列於朝無恥之流充於位貨利之是饗而惟肆侈慾爵祿之是競而專事躁進不復知名節行檢之為可貴則風教安得以不敗世道安得以不壞乎是以善治國者御世以崇廉之道

導下以知恥之方必求有所不為之人而為世標
準必得有所不取之士而使眾觀感焉則士大夫
出處辭受莫不粹白正大在平時而不為利奪在
亂世而不為禍怵其所裨一代之化者豈淺淺也
我我朝言之 世宗念相第之弊陋則設籬而
表獎之 成宗痛使索之黷汚則下獄而糾懲之
申贓汚之法 明宗所以瘳惡也初清白之選
宣祖所以彰善也 仁廟為遂元老安貧之美特
賜素褥 肅廟命覈舉子搜封之奸永置丹籍以
此之故前後搢紳之列舉被磨礪之化咸知雅飭

之方流風餘韻尚有塗人耳目者以今觀之一反
於古臣未知人心渝而然耶世教衰而然耶究厥
弊源無或由於教化之有所未興歟夫儒者之於
世何嘗家家而曉之人人而教之耶以其平日志
行素已見重於朝野故聞其風者矜式而自附於
清操薰其德者修飭而恐墮於汙行懦立頑廉之
效駸駸於不知不覺之中於是乎公卿而戒苞苴
之及門守宰而恥囊橐之肥已銓家之鑽刺庶可
以絕矣科場之關節庶可以息矣如使儒者初不
見用則已如其見用而不能丕變頽俗者臣未之

信也念我念我

正史彙鑑卷之六目錄

愛民生

附賑濟

輕徭賦

勤政事

節財用

簡行幸

正史彙鑑卷之六

愛民生

附賑濟

輕徭賦

法條

○唐堯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周文王為西伯時徙都豐邑鑿靈沼得死人骨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也又安所求主乎遂以衣冠更葬之

○成王時周公進無逸篇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已上見綱鑑

○齊景公病欲誅祝史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民人苦病夫婦皆詛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

○晉悼公謀所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民公無禁

利亦無貧民所以幣更賔以持牲行之期年國乃有節

○吳王闔廬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不知曠

已上見左傳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嘗聞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生之者少而靡之者多天下財產安得不蹶今歐民而歸之農皆着於本使天下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訃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

○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是擾勞天下也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其罷之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疇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

○元魏世宗時中尉甄琛上表曰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醞醢富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

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魏遂罷鹽池禁

○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高宗問養民來濟對曰昔齊桓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府廩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民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

蚕時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庸則人太費臣願悉免之上從之

○安祿山之亂玄宗出延秋門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為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

○後唐明宗嘗問馮道今歲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臣記進士聶

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狀人主不可不知也上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周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佛像救民間佛像悉令輸官給其直上謂侍臣曰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非

所惜也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之孤老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疋小口給三之二改為養濟院著于令

○仁宗時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元仁宗時大司農買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畝說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此畝甚善命刊印千帙散民間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奠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

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鵝終非其性也又諭戶部曰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使庶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衣錦庶可以絕其弊也

○太祖謂劉基曰今天下畧定當務生息惟在乎阜民之財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故養民者必植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又諭天下郡縣曰兵革初定百姓財力俱困此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本要在安養生息而已

○成祖時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所食穀上曰白象何補實用而乃奪民食以飼之耶勿聽
○宣宗謁長陵獻陵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從容詢其稼穡之事仍取所執耒耜三推上顧謂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其勞况常事此者乎賜耕者六十鉞

○世宗御豳風亭觀收獲畢諭侍臣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為真我聖祖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果是粒粒皆辛苦也

已上見明史綱目

戎條

○晉昭公時叔向如齊語晏子曰齊其何如曰此季世也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叔向曰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滋尤民間公命如邲寇讐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見左傳
○元魏孝明帝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稅入市者人一錢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

○唐肅宗時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此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民或相聚為群盜

○德宗時度支常賦不能供月費判度支趙贊奏行稅間架法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室廬敢匿一間杖六十又行陌錢法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德宗時為宮市以官者為使抑買人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官者稱宮市取之農夫啼泣遂毆官者

○僖宗初翰林學士虜携上言臣竊見關東旱災貧者殫蓬實為麵蓄槐葉為蒸待盡溝壑其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以俟蚕麥救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已上見資治通

附賑濟

法條

○武王克殷命南宮适散庶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

賑貧弱

見綱鑑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校檢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詔郡縣置義倉

○唐玄宗制承前諸州飢饉皆待奏報然後始開倉賑給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

使量事給訖奏聞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命置義倉于州縣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寢廢歲或少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二稅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貸

○太祖時曹彬平江南捷至群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成祖命姚廣孝等賑濟蘇湖將行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恤

○成祖召皇太子詣北京太子過鄒縣見飢民採草
宗甚憫然又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
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命中官賜鈔召鄉老問其
疾苦輟所食賜之救山東布政石執中發官粟賑之
太子既入見目奏之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
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已上見
明史綱

附
輕徭賦

法條

○漢文帝從晁錯言詔曰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

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吾農民甚苦而吏
莫之首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昭帝罷權酷之令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至是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百姓
充實稍復文景之業

○元帝時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
可減其大半以寬徭役六月詔曰朕惟蒸庶之飢寒
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
甘泉宮衛上林宮館希御幸者

○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

稅令量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後唐潞王時劉昫判三司命鉤考窮覈積年逋欠之數昫奏請其無可償者悉蠲免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悉勿徵貧戶大悅

○周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徵歛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真宗遣使按吏民逋負于天下悉除之除逋欠

一千餘萬

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曰保國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則親貧則離宮室用飲食衣服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太祖時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國用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况重為徵歛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宋神宗用王安石以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

謹按古之仁君之於民若保赤子蓋父母愛子之心遇其疾病飢寒則憂憫惻怛不啻在己飲食以

飼哺之藥餌以救療之殫吾勤勞靡不用極此固人情之所當然也為民父母而行政於其民也亦當疾苦而思所以救之飢困而思所以濟之又徒以輕徭薄賦使之安其生樂其業然後方可為保赤子之道矣歷代帝王雖有愛民之心而鮮得愛民之要絲綸之間矜念徒勤而率歸虛文未究實惠其所制產也不足以仰事俯育其所發政也不能以損上益下此所以保民之王政未有聞於季世者也惟我朝以民事為重懷保之仁 列聖如一 太宗勸稼穡之務則譯農書布中外念供御

之弊則減厩馬蠲貢炭 世宗地別六等年分九等俾不至於傷農蠲義倉之歲逋減大內之日供世祖定賦式而均其轉輸之勞 仁宗圖耕織而察其艱難之狀 宣祖指畿甸之蓬蒿謹有司之催糴 仁祖捐戶部之米穀代窮戶之出稅 孝宗朝以均賦則行大同之法以勸農則勸水車之制內司益益之出付而南民之力寬矣內局丸劑之下送而北民之病蘇矣 顯廟朝勸農蠲租之令無歲無之而最是辛亥之大賑罄盡帑儲以濟顛連 肅廟朝釐弊賑荒之政不可勝紀而最是

憑几之 末音別下內銀以防 陵役式至今日
邦本永固民生莫安者何莫非 祖宗朝深仁厚
澤浹于骨髓者也嗚呼君民之分其雖截然而休
戚之義宜與相關民之所好亦好之民之所惡亦
惡之失業者民之所惡而為民而惡之安堵者民
之所好而為民而好之宵旰憂勤惟民是念凡一
事之微一令之細苟可以害民則勿以弊小而為
之苟所以利民則勿以惠少而不為民怨所在則
雖在宮房而無所撓奪民憂所關則雖在權貴而
無所顧藉薄歛也賑飢也推實心行實政則窮廬

有息肩之喜荒年無填壑之患斯可以永命而鞏
基矣噫東土蒼生 祖宗所以付托者也子惠困窮
亦我 祖宗所以傳授者也父母之所愛亦愛者
自是孝子之道則 祖宗所保之赤子安可不撫
之恤之以緒 先志乎念哉念哉

勤政事

法条

○夏禹即位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

民

見綱鑑

○楚莊王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生民之不易禍

至之無日戎懼之不可以怠訓之以若教蚡冒筆路
籃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見左傳

○漢宣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及親政事厲精
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
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陳文帝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每夜刺閤取外事分
判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上
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

○唐太宗每日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
制官薦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延問其輟朝放朝

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
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
人宦官耳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平陛下宜為樂
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
厝火積薪之下今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
涇隴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正陛下宵衣旰食之
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退謂左右曰吉

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仁宗時孫奭上無逸旨帝命施於講讀閣及作
通英延義二閣詔蔡襄寫無逸篇于閣屏

見續通鑑

○皇明世宗時太學士王鏊疏請上勤政曰而今常
朝之禮止于數刻臣愚以為莫若復古內朝之法洪
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榮楊士奇日講左右
蹇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今於文華武英三日或
五日一見大臣而侍從臺諫上殿輪對事有難決者
與大臣面議之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畢陳
于前上優詔荅之

○神宗嘗與張居正言及唐玄宗宴安祿山於勤政
樓上曰樓名勤政而逸樂何也居正曰無論往代我
世宗初建無逸殿省耕勸農末年崇尚玄修治平之
業亦寢衰故大寶箴云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上嘉納

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条

○夏桀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
執其書法泣諫不聽遂奔商桀為瓊宮瑤臺彈百姓
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
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

○商紂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

已上見綱鑑

○漢靈帝作列肆於宮中使諸采女更相販賣盜竊爭鬪帝着商賈服從之又於西園弄狗着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做做驢價遂與馬齊

○陳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以宮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尚書孔範為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祥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上怠於政事百司奏啓并曰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

○唐中宗御洛陽南樓觀潑寒胡戲呂元養上疏以為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疏奏不納又幸玄武門觀潑河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目為忿爭上與后臨觀為樂又與近臣宴集各效伎藝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虜左金吾大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乃歌庶鳴蟋蟀又御梨園毬場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毬及分明拔河常巨源唐休璟裴老隨絙踣地不能

興遊芳林園令公卿馬上摘櫻桃

○敬宗嗣位幸中和殿擊毬視朝每晏日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今聞未彰惡聲邀布臣請碎首玉陛以謝諫職之曠

○敬宗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見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

○僖宗不親政事專務遊戲善騎射劍槊法筭至於

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鷄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壯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蜀主孟昶以潘在迎願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或為豔歌或詼嘲譎浪鄙俚褻慢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目諧笑而罷

○契丹主述律年少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朝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徽宗時蔡攸有寵言於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曰令苑囿皆倣江浙多為村居野店聚珍禽異獸數千百以實其中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聞者識其不祥之兆焉

○元順帝時哈麻及秃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北僧于帝行演揲兒法演揲兒者華言大喜樂也時帝荒于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又於內苑造

龍船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武宗時雷震郊壇門及太廟奉天殿內侍劉

瑾等導上遊戲內閣劉健等上疏曰皇上視朝太晚免朝太數奏事漸晚遊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造天心示警不亦宜乎九年乾清宮灾戶科給事中呂經言陛下捨乾清而遠處豹房忽儲貳而廣畜義子踈儒臣而昵近蕃僧棄文德而寵用邊戍忽朝政而創開酒店信童豎而日事遊佚君臣睽絕綱紀廢弛伏望乘此天譴痛革前弊疏入不報

○穆宗詔免朝儀給事中魏時亮上言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先帝為辭乎先帝初年日講經筵親賢納諫晚歲雖云不朝而親輔臣

制近習羣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急乎

已上見明史綱目

謹按歷代人君莫不知勤政之為美而不以實心只以其名其對臣僚之時開口論說者雖在於商宗之不敢荒寧周文之日昃不遑而及其燕處也則近習進乎側玩好交於前自不免心急志弛日就於宴安逸豫其為喪德失度不歸於昏亂之轍者幾希矣必也注意於生民休戚之間勵精於邦務得失之際臣隣之引接毋憚其頻繁筵席之講討必專於勤篤飢渴乎廊廟之得人寤寐乎草萊

之搜賢雖其履羶崇高錦玉豐侈而兢兢孜孜不敢暇豫則其所以勤政者真可謂以實而不以名矣雖然徒知細事之勤而昧於大體則秦皇之衡石量書隋文之衛士傳餐雖若勤勵而反不免煩碎叢脞之歸何足與論於為治之道哉我朝世宗大玉每日四鼓求衣平明受朝次視事次輪對次經筵以其暇覽書史文宗大玉聖體未寧有請間日視事者教曰欲耽樂雖千年不足必須憂勤不可逸仁廟作覆舟菑以寓居安思危之義孝廟書夙夜之箴肅廟揭無逸之菑亦勉

無時或怠之戒凡我 列聖丕顯之烈莫非一勤
字為根柢耳第念天下之事變無窮人君之憂責
至重苟以重熙累洽之餘謂無可虞而或有所忽
焉則亦豈無逸豫之乘其間者耶噫治亂安危之
機惟視勤怠之如何而勤之於身不若勤之於心
察於隱微之處而絕其傲慢之萌警於燕閑之間
而祛其荒怠之根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臨政則
不期勵而自勵遇事則不期奮而自奮庶政無不
舉而百度無不修薄海群生成圍於寧謐之治矣
書曰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如使弓旌之招玉帛之

聘盡吾之誠禮及夫群彥彙征布列於朝著大官
庶僚各稱其職則在上者無所事乎勤勞穆然端
拱享其安逸之休此所謂勞而後逸者而帝王之
能事於是而畢矣念哉念哉

節財用

法條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
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
為

○文帝時晁錯言於帝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

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憂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
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
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
欲民務農在於貴粟帝從之

○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奏言歲數農穰穀賤農人
少利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
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
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穀貴減其價而糶名曰
常平倉民便之

○元魏世祖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至於
賞賜皆死事勲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

○孝文帝時秘書丞李彪以為漢置常平倉以救匱
乏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立
官司年豐糶粟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
民必力田以取官納積財以取官粟數年之中穀積
而人足年不為害矣

○唐玄宗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
糶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
關中蓄積羨溢

○德宗時劉晏為轉運使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國家

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常以為辦集眾務在
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謹之士而用之晏又以
為理財當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
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
○憲宗時李絳嘗從容諫帝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
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隍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
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
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為耶已上見資
治通鑑
○宋太祖置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
軍旅飢饉之備見續
通鑑

○真宗時陳恕久領三司使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
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
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
○神宗有事于南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
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灾節用當自
貴近始可聽也

○神宗嘗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肯橫費漢文
帝曰朕為天下守財耳王安石曰安於儉節自是盛
德

○元仁宗初立諭大府監丞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

民給軍旅自今一繒之微不言於朕毋輒與人

已上見續

通鑑
○皇明宣宗講大學第十章謂侍臣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即如生之者衆四語果能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

○英宗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以省冗費

○穆宗問戶部京帑所貯金存者幾何當支幾年尚

書馬森奏太倉銀庫歲入僅二百三萬而一歲支用不足之數將至三百九十五萬雖欲為三年之蓄得乎上大駭曰軍儲缺乏一至是乎朕正供外未嘗妄費纖毫卿其悉心經理

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条

○商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收狗馬奇物克初宮室

見綱鑑

○漢靈帝好為私畜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中常侍呂強上疏曰天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

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費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曰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

○元魏宣武帝時累世強盛府庫充溢胡太后常幸綰藏令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綰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尚書令儀同三司李崇王融負綰過重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

○唐中宗時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士使不衣之士猶懼不給况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

之乎一朝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可禳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

○玄宗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玄宗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

○玄宗時宇文融以治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怨苦之

○玄宗時王鉞為戶口色役使志在聚斂按籍悉徵

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上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
右藏取之缺探知上指歲貢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
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
以缺為富國厚遇之

○德宗時戶部侍郎裴延冷奏責諸州欠負錢八百
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百餘萬
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
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
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
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富國而寵之

○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
盈庫陸贄上疏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
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事辱萬乘以效匹夫
之藏誠能盡出二庫貨賄賜有功每獲珍貨先給軍
賞則亂必靖賊必平散其少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
寶而固其大寶也

○穆宗自復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
施山僧上之濫賜多此類

○後唐莊宗時宦官勸帝分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
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

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
郊祀之勞軍錢郭崇韜言於上曰願出內府之財以
賜有司上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
不渴望始有怨恨矣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徽宗時蔡京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
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
木營建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視財物如糞土累朝
所儲掃地盡矣

○孝宗時朱熹為崇政殿說書進封事其畧曰自虞
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

雖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
積累掛欠空載簿籍者撥還版曹闕乏日甚造為此
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賫之於是中外競為苛
急民力所以困也見續通鑑

○皇明神宗時大開諸礦礦稅無利勤徵民銀山西
巡撫魏允貞奏言礦稅之弊使刑餘播惡上切責之

見明史綱目

謹按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上則在下不在下
則在上而治安之世則府庫充溢而民亦家給人
足衰亂之時則帑藏匱竭而民亦飢寒顛連者何

也君而用有節則財自裕而民國俱贍君而用不節則財自絀而公私俱弊故宋之蘓軾有言曰為國者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歲用有餘而有九年之蓄者卒有水旱盜賊之憂官可自辦而民不知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一歲之入終足為一歲之出平居雖不至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厚賦此一時之計也量出為入用之不給取之益多如其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不終月之計也從古論財之言莫詳於此矣噫有國所需惟財是

急上祀陵廟下稟百官近而宮中之用遠而疆外之費無往非財而其所裕國之道不在鹽鐵之轉運舟車之征稅山澤之搜括而莫如就其歲入之數節其日用之度凡係公私不急之費所當減也大小無益之需所當蠲也內而御藏外而公帑一切防其尾閘之竇則一年而有一年之餘二年而有二年之餘積小成大自致於紅腐之盈溢矣宋之王安石不知出此而青苗歛散之制徒致蠹國而病民此韓琦所以斥之謂人君節儉則不待興利而財自足者也洪惟我朝 聖神相承以節

約為先務 太宗朝禮賓養魚月費十斗而為念
民飢命罷其例 世宗朝耽羅貢馬歲進萬匹而
為省冗費命減其數 世祖朝汰冗食之負而儲
峙盈溢 成宗朝狃橫省之法而經費減損 宣
廟朝雖經島夷之搶攘而尚餘四萬倉儲則可知
其惜費之所致也 仁廟朝雖當金汗之徵求而
猶支中外國力則可知其省用之使然也為今之
計宜以 祖宗之心為心雖闕內供而涉於浮費
則思所以祛之縱係宮禁而近於濫用則思所以
罷之軍門則酌時宜而沿革惠聽則日舊規而裁

正凡他病於國而傷於財者次次變通勿以其弊
之久而有所目循勿以其費之微而有所濶畧而
任事者亦能任怨節用殫心理財則將有日計不
足月計有餘之效然則蘇軾所云萬世之計可復
見矣豈不休哉念哉念哉

簡行幸

法条

○漢文帝從灞陵上欲馳下峻坂中郎將袁盎擊轡
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
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

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武帝起上林苑好自擊熊豕司馬相如上疏諫曰
陛下遇逸材之黜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
及還轅人不暇施巧豈不殆哉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上善之

○元帝秋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
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
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
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御史大夫言可聽上乃從
橋

○光武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郵憚拒關不開上
令從者見面於門憚曰大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
從中東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
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憚布百疋貶中東門候
○秦王苻堅如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
馬諫曰陛下羣生所繫今久獵不歸患生不虞奈太
后天下何堅為之罷獵還自是不復獵

○唐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耶律曰雨衣若
為則不漏對曰以尾為衣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

見資治
通鑑

○皇明宣宗頗好微行一夕出臨楊士奇宅士奇俯伏曰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後旬餘有盜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謀作亂遂為錦衣衛所獲上乃歎曰士奇言不虛不復微行

見明史綱目

戎条

○夏太康即位弗恤國事政獵於洛水之表十旬不歸有窮后羿曰民怨距之於河

○周穆王得八駿馬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有車轍馬跡焉

已上見綱鑑

○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用則君不舉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內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罔則公不射古之制也公不聽遂往陳魚而觀之

○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莊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楚靈王狩于州來次于穎尾次于乾谿雨雪王皮

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公子叱公子黑肱公
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兵陳蔡不美許葉之師叛從師
于乾谿王縊于羊尹申亥氏

已上見
左傳

○漢昌邑王賀游獵不止嘗遊方輿不半日馳二百
里中尉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馳騁不止
手苦於箠轡口倦乎叱咤朝冒霧露晝被塵埃夏為
大暑所暴炎冬為風寒所侵薄非所以全壽命之宗
又非所以進仁義之塗也

○成帝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出入市里
郊野遠至傍縣甘泉長楊五柞闔鷄走馬常自稱富

平侯富平侯者敬武公主之子張放也

○桓帝微行幸河南尹梁胤舍是日大風晝昏尚書
楊秉上疏曰至尊出入有常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
不駕今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盤遊侍衛守空宮璽紱
委臣妾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
○齊東昏侯既立一月凡二十餘出常以三四更中
鼓聲大出火光燭天幡戟橫路先驅斥所過人家惟
置空宅士民喧走啼號塞道常至沈公城有一婦人
臨產不去剖腹視其男女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
不能去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常着織成袴褶金薄

帽執七寶稍出郊射雉

○北齊顯祖出遊或散髮胡服或塗傅粉黛或乘牛驢橐駝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遊行市里街坐巷宿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殺之

○周宣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立四皇后如洛陽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並乘駟以從方駕齊驅如同州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音樂並作

○隋煬帝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飾以丹青胡人驚以為神

○唐敬宗欲幸驪山温湯拾遺張權輿叩頭諫曰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永上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遂幸温湯即日還宮曰彼叩頭者言安足信

○懿宗時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

費不可勝紀

○蜀主孟昶好為微行酒肆娼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着大裁帽

○後唐潞王遊畋不息獵於白沙時大雪吏卒有僵仆道路者伊汝間飢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

山谷間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徽宗微行秘書正字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之中郊垌之外玩安忽危一至於此蚩愚之民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

逞損威傷重矣帝令赴都堂審問王黼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遂編管郴州

見續通鑑

○皇明武宗郊祀之夜出獵黎明文武大臣始追從之夜半始入御殿旬日再獵南海子西北巡之行自此始矣

○武宗時江彬數言宣府可樂上幸昌平遂出居庸關至宣府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三上疏不報彬為上營第于宣府入民家索婦女以進帝樂而忘歸幸大

同獵陽和

○穆宗出幸舊邸禮部尚書高儀以巡幸無名恐開逸遊之端疏請停罷上不從

○穆宗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太學士徐階上言累朝祭祀惟太廟親幸而山陵則遣官天壽山之後即黃花鎮黃花鎮之外即虜地臣等實不敢以國家之事輕試于危險上竟詣天壽山

○熹宗祭方津還宮即幸西苑魏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甚歡上獨與宦豎二人泛小舟蕩漾上身自刺舟忽風起舟覆上及二璫俱墮水中二璫死焉上

救免

已上見明史綱目

謹按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噫當時巡遊之制雖不可詳而夏后之世以克儉為家法則其君所以出入遊豫之際威儀必儉約徒御必簡率不以除道之役傳食之費為病於民而惟以省耕之助省斂之補推惠於下而已則雖逐月而巡守計時而省方民不以為煩數而欣欣於鍾鼓管籥之下矣後世則人君一出而鸞旗在前屬車在後鹵簿羽衛填咽於道路輜重厨傳繹騷於州縣而且小民供

億奔走不暇稼穡多愆蓋歲易罄昏諛之歎勢所
必至則古所謂為度之遊既不可復見而又况其
命駕之煩乎噫人主之遊幸不但煩費之為可念
也山川之玩賞原野之馳騁莫非蕩心志而生怠
逸者也漢唐宋明遠不必論勝國末葉之君流連
於二京之間遊畋於百里之外禾疇為逐獸之場
樓船供載樂之娛諸臣進諫而不納群生感頌而
不恤終莫保統三之基業每覽庶史為之惋惜大
抵乘輿之動雖從簡約而亦難草率三軍護衛百
官陪從晨夕而有植炬遠近而有設幄公私糜耗

其亦不貲矣是以先王動止自有定制園陵
拜謁斯係孝思縱不可已而至於等閑動駕在
所難慎凡於可出不可出之間常軫恤弊之道可
動不可動之際每主省費之方則一出一動可知
其宜簡而不宜數矣嗚呼於穆玄遠非天之道乎
其行也其運也使下民不可得以窺測故所以為
其大也人君之道亦然肅肅九門穆穆深居慎其
動而簡其出然後乃可以示尊嚴也如使動作非
時行幸無節則反有輕褻之歎而不可謂體天之
道矣念哉念哉

正史彙鑑卷之六

